漫画漫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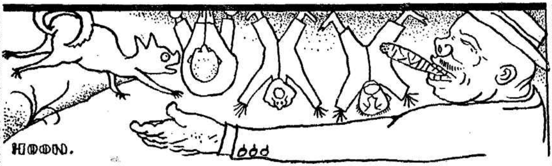
一卷四期　七月

漫画漫話

一卷四期

要目

色情文化（封面）……陳靜生
木刻二幀……馬達
戰車下的和平神……史毅
同是光陰的愛惜者……黃鼎
政治，文化，宗教……黃士英等
女人，兒子，棺材……張諤等
六月鉄……特偉
牛的出路（彩色）……夏之雲
渣（彩色）……張大任
市場上的摩登人物（彩色）……張諤
馬路兄弟（彩色）……蔡若虹
父親的衣鉢……黃士英
所謂慈善家……林溟民
婦道……陸振聲
成語漫畫……黃鼎
老實話……席與羣等
待診街……陸志庠
論不得自尋煩惱和多管閒事……孟加
何不食肉糜之類……佛朗
對於通俗年的一點意見……艾思奇
第三種人的三種巴戲……楞伽
再談生活態度……殷以霖
湖畔的黃昏……許幸之
越秀山顛的展望……侯汝華
逃難……洪爲濟・蔡若虹
滿洲素描……于曼克・晉夫
自己描寫……莊雅卿
一個哲學家……何洛
東京奇聞……洪爲濟
村莊……晏雨
射箭的故事……石靈



論不得「自尋煩惱」和「多管閒事」

孟加

前兩天在一家報紙的副刊上，看見了這篇文章，對報界之忽視華北危機而死釘着女人說閑話的無聊大發議論。我很以作者的話爲然，可是郤又以他的過于天眞爲憾。

華北危機很嚴重麼？是的，北平市黨部的標語，也爲着「整市容」，給洗去了。(申報十二日專電)日軍四萬開臨長城，日飛機在北平兜圈子，形勢的確也眞嚴重得很；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北平市長又力說「北平治安毫無問題，希望國人勿爲『謠言』所惑，『自尋煩惱』」。何況「大局緊張時間已經過去，故都文物整理及平市一切建設，仍將照常推行」(十四日袁良對記者談話)。這樣，天下還不太平麼？中央軍雖然退出河北，四萬日軍雖然開抵長城，然而「故都文物整理及平市一切建設」，還是要「照常推行」的，誰敢不相信袁市長的話，『自尋煩惱』。

由於過去的教訓，民衆的確是聰明而且乖了起來。於是乎，「平津一帶空氣雖然緊張，惟人心尙屬安定」。其實不安定也得安定的，否則，你想『自尋煩惱』麼？這樣，民心也的確就在『不要自尋煩惱』這一『識相學』的口號下，「給安定」了起來。

中國新聞紙之『滿紙昇平氣象』，也不外是「安定人心」的一辦法，和「人心安定了」的一表現而已。

濟南的「桃色案」，兵工廠職員誘奸拐逃了教育廳指導員的妻子，引起了該省「全體公務員的一致憤慨」，「社會的震動」，以及衛道者們的主張一概「嚴辦」。在上面提及的那位先生，就着實很對「六月一日以來，平津一帶無人不被『暑熱』(此字眼甚妙，在這裏正反映着『人心』不得不『安定』的苦楚)逼得汗流頰背；而齊魯地方郤正在暖和和地爲桃花顚倒，爲桃花憤慨，爲桃花緊張」這件奇事表示憤怒的情緒。他的意思是說，一對男女的結合或分離，關他人甚鳥？旁人偏多愛管閑事。甚至于「有守土護民之責的公務人員，也都爲此而動公憤，其爲『閑荒』，當可瞭然。人人害着『閑荒』，斤斤於男女之私，國事怎得不大有可觀」？

「斤斤於男女之私」當然是爲的「閑荒」，吃飽飯無事可做，借此聊以快意；但「斤斤於男女之私」郤並不是「國事大有可觀」的原因——並不是因爲多管閑事而忘國，倒是因爲事實上非忘國不可，所以空着的時間太多，染上了「閑荒」，不得不來把閑事多管一些。

這年頭，尖着鼻子死釘女人的梢，以及「社會」之因桃色案而「震動」，「空氣」之因桃色案而「激張」，是不足爲怪的。在不得「爲謠言所惑」而「自尋煩惱」的命令下，除了多管些閑事外，叫他們幹嗎？

何不食肉糜之類

佛朗

有一個很古老的故事，說是：從前有一個皇帝，他聽到他的子民因飢荒而死，他很詫異的說「爲什麼要餓死，不會吃肉粥嗎」？這皇帝，照一般人看來，他是太可笑的，然而，從他皇帝的身份來說，他却是一位出色的皇帝；因爲他幷不裝出那種撫愛萬民的慈悲假態，而坦白地說出了他的所知。

這故事的確是很古老了，但時至今日，它仍沒有失却那種可勉稱爲幽默的意味。因此，我連想起最近國家自殺的新聞，幷且連想及一些人的「收屍定論」。

那些人說：死是最懦怯的！人爲什麼不去求生呢？不去求生，已經是太不長進，何況國家自殺，連累老母弱子，何等殘酷！

於是秦理齋龔尹霞的死是不該的，繼之岳霖求死不遂，在嚴明的法律上是犯了「教唆」家人自殺之罪，再至張月鑫舉家在大世界跳樓，更是社會千古罪人，幾乎要動公憤！

這種「死」有「餘辜」的判斷，似乎是太過火的。一個人之所以不求生而求死，我相信，必有其不能求生的苦境。俗語說得好：「螞蟻貪生人怕死」倘有生路可走，未必就肯「死了乾淨」，這種現象，我不相信是從「心理影響」的相習成「風」，而倒是過份的相信現社會的使然。近來許多銀行清算，商店關門，難道也是「相習成風」嗎？實際上是不如此的。不錯！銀行清算是足以「擾亂金融」，商店關門，也足以影響市業，這是繁榮社會的一個大污點，或者可說是極不體面的事。然而，無論如何，這種極不體面的事是再不能避免的。假如以爲破壞了繁榮社會的面子，因而就是一種罪惡，那末，這種罪惡祇有讓大家來負。

自然！對於一個人的自殺，如果他不是名人，如阮玲玉之類，是沒有人會出來駡一駡社會，駡一駡什麼，再來惋惜一番的。不幸的是，岳霖張月鑫，都是經濟壓迫下的小民，沒有「爲情而死」來得悽艷，因此祇好奉以不長進不奮鬥等嘲諷——死人底嘲諷。但我所不能已於言者，是想一問維持社會尊嚴的人們，假如他們不死，究竟社會給他們準備了若何生路！連累老母弱子便叫做殘酷，在法律上還叫做「教唆」，但現在儘有許多老母弱子還沒受人教唆自殺，社會又究竟給他們準備了若何生路？「尊老」，不錯是已經在實行了，但那就是一年一度的耆老會。兒童事業不錯是早經提倡了，但街頭的孩子有誰去救養？事實如此，到了做大文章的題目到手，却會這處「國家」，那處「民族」，未免太叫死人受不起。

求生的時候，祇有求乞，幷且不能一飽，而死後的四塊棺木，往往有慈善家們會樂於施捨的。如果說到鼓勵人們自殺，（即是教唆的罪惡）的話！慈善家們便有了這種罪惡。

死，果然是一種懦怯。但叫人不死來等待這社會給予他什麼好處，等待慈善家們用福心來救濟點什麼，那是「何不食肉糜」的一種幽默說法而已。

對於「通俗年」的一點意見

艾思奇

今年，照趨勢來說，顯然又該稱做「通俗年」了。出版界開始找到了低層社會的讀者，作者也開始努力爲低層的讀者寫文章，通俗化和大衆化，成爲文化界的一個有力的新運動。「能不能寫得好懂些」？在文學上也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來了。不錯，這是很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雖然在這以前，關於小品與漫畫的討論，關於科學小品和科學與文學的討論都直接間接和這問題有關係。但都沒有充分地將問題展開。我們現在還需要對於通俗文有一個更澈底的討論。

「能不能寫得好懂些」？這問題提出以後，顯然有了好幾處的反響。可惜我現在還沒有來得及讀那幾篇已發表過的討論文章，不能用自己的意見作一點批評。但我隱約記得，有人似乎在說，要寫得好懂，必須避免種種的名詞，反過來說，新名詞的應用，似乎是通俗化的唯一的障礙。對於這一點，我却有點意見。

怎樣才算好懂？要定這標準，先得看我們所寫的東西是什麼，不能籠統地決定的。譬如我們所寫的是文學作品，那麼我們得就文學來定「好懂」的標準。文學的創作完全是具體的形象的描寫，在這裏根本就用不着什麼名詞，根本就不能用抽象名詞，所以好懂的標準也決不在於名詞不名詞的問題。要寫實，要直接明快的表現現實，拋棄了那些不明不白的幻想，拋棄了那些病態心理的曲折，在文學創作上能夠這樣做，大抵都可以達到「好懂」或通俗化的目的。

理論文章，（卽使是以通俗爲目的的），就不容易避免新詞名的應用。在這裏，「好懂」的標準是不是在於完全不用一個學術名詞呢？我覺得不是。理論文章的目的不是要告訴讀者個別分離的事件，而是要灌輸一些理論，一些貫串在個別事件根底裏的普遍法則。理論需要正確的名詞，正確的概念，沒有概念和學術名詞的幫助，我們就只能達到個別的事例，而不能抓着普遍的核心。名詞不但不能避免，而且是必須的。

自然，要緊的是不要把名詞用得太生硬，用得太死板。我以爲「生硬」和「死板」，並不是名詞的本身生來如此的，這要看用的人的技術來說話。名詞本來是活的事物的反映，應用名詞；必須使它和活的事物有很好的連繫。這就是所謂活用，能够活用，那麼無論什麼生硬的名詞，也可以變得很生動，否則就只有死的名詞。然而要能夠活用名詞，就得要對於名詞的內容意義有充分的了解，更進一步要對於整個理論有充分的融合，有充分的融合，則無論喜笑怒罵，都可以自然湧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卽使用上名詞，也不至於妨礙讀者的了解。

爲炫耀新奇而故意用新名詞的作者縱有，我想是很少的。大部分似乎還是不能夠充分活用，而至於把名詞弄死。我覺得要解決「好懂」的問題，並不在於拋棄一切的名詞，應該努力把名詞弄活，才是正當的道路。不是取消，反而應該提高。通俗化的目的一方面固然要給大衆懂，一方面也要灌輸給大衆一些更豐富的科學的字彙。

這不是空想，不是高調。在作者方面能夠充分融合，對讀者方面能够巧妙地和生活事實連繫起來，那麼，名詞的大衆化是可以做到的。日常的話語中就有許多是舊日的名詞融化成的。新的名詞如「不景氣」「恐慌」之類已成爲大衆的名詞，這不是事實嗎？

第三種人的三種巴戲　周楞伽

歷史是殘酷的。在殘酷的歷史面前，饒你是經過千年修鍊神通廣大道行高深的狐狸，也終於不免露出尾巴來。記得兩三年前，所謂「第三種人」，所謂「文藝自由論辯」，也曾轟轟烈烈像煞有介事的熱鬧過一場。然而曾幾何時，在殘酷的歷史光照之下，第三種人的真相終於完全暴露出來了，原來兩腿中間還夾着這麼一節毛茸茸的尾巴。

不過縱使尾巴已經暴露在千萬人眼前，爲衆目所共覩，在狐狸本身，却還是要拚命隱藏住這節尾巴的。不但隱藏而已，並且還要夾着自己的尾巴，去看別人的尾巴。於是，巴戲便層出不窮了。

現在且讓我們來看看這些夾住了尾巴的狐狸們耍的巴戲罷。

第一幕巴戲是：「嬰兒殺戮」！

去年出版的文藝畫報第二期上，有一位勸青年讀「莊子」「文選」的先生，作了一篇名叫「題材」的隨筆，指謫「文學」上的一位批評家批評描寫兒童心理的題材沒有多大意義爲文壇上的嬰兒殺戮現象。其實事實上，文壇上從事嬰兒殺戮的劊子手，倒不是「文學」上的那位批評家，反是和這位先生同調的第三種人。不信，我可以隨手拈兩個例子出來。

有一位第三種人的批評家，在他的「文藝隨筆」一篇文章裏，吃驚於現在從事文學青年之多。也許是文學青年真正多得使這位批評家惻然動憫了，他不惜兩次三番大聲疾呼的複述着別人的話，諄諄地誥誡那些文學青年們說：「文學這條路是走不通的」。「文學只能作爲副業，決不能靠着吃飯」。從文中所敍看來，則這位批評家不但曾在文字上勸文學青年不要夢想靠着文學吃飯，而且每到一個學校教書的時候，總還要在開頭上「三番五次」地對那些以文學爲理想的青年「把這些意見再傳給他們」。這真是多麼熱心！多麼夠使人佩服！

和這位批評家一鼻孔出氣的，還有一位曾經人批評過「並不高明」的先生。新近他發表了一篇短文「作一個作家」，論調也和前面那位批評家一樣，一開頭便驚異於文學作家志願者羣是如何地廣大。不過這位「並不高明」的先生的確不大高明，他不但不會像前面那位批評家一樣拉長篇幅，而且不會轉彎抹角的在屁股後頭來一下「對於真正有志於文學的青年們我將說此路並非不通」的轉語，他只會老老實實的向文學青年指出作一個文學作家的難關。這難關不多不少，恰恰也和第三種人一樣：三條。第一條是生活，第二條是發表機會，第三條是批評家。

這兩位先生的論調，從表面上看來確實堂皇冠冕，有益蒼生。可是下細一看，則兩腿之間，似乎正蠕蠕動着一條尾巴。其真實用意所在，不外乎是想使一切有志於文學的青年知難而退，明白文學這條路是走不通的，趕快改行，從此打斷了作一個文學作家的念頭。這麼一來，文學青年既都改行，老作家又一個一個的死去，文壇上就只剩下這一羣第三種人，在這雜誌年中，豈不是可以大大的發一票財了嗎？

這一幕「嬰兒殺戮」的巴戲，確實演得不錯，可惜尾巴露出來了，以後未免有些那個。現在且來看第二幕巴戲

罷。

第二幕巴戲是：「混淆黑白」！

從來文壇上每一次論戰的結果，總分優勝劣敗兩方面。勝的一方面不必說，敗的一方面總都不自認其敗，一定要加一番掩飾。其掩飾的方法人各不同，有的根本賴掉從前所說的話，有的則像阿Q那樣，說一聲「兒子打死老子」而悻悻然下台。曾經有一位解放詞人，在失敗以後，破天荒的玩了一套「脫離文壇下野出洋」的解數，可說別開生面。然而總不如第三種人來得聰明。他們明明知道眞理並不在自己這邊，可是他們偏會巧妙地混淆黑白，輕輕借曹子桓的話，說了聲；「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便把自己失敗的痕跡掩飾過了。這戰略確實是很高明的，因爲嫉妬的根性原是任何人所難免，這麼一說，敵人的有理也變做無理，自己的歪理也戰勝眞理了。

可是，不幸得很！現在的看官們多半很聰明，用不着別人來拆穿西洋鏡，剝落假面具，他們自己就會用社會價值來衡量文壇上的每一次論戰。衡量的結果，誰曲誰直，誰黑誰白，那難逃他們的法眼，所以一任你跳跟叫囂，說別人嫉妬你，說別人是「文人相輕」看官們却看定了你夾在兩腿中間的尾巴，還你一聲冷笑。

這一幕「混淆黑白」的巴戲，演得似聰明而實愚劣，不過這且不必說牠，現在還是來看第三幕巴戲罷！

第三幕巴戲是：「假裝光明」！

一個黑暗的人之不肯自認黑暗，正如一個失敗的人之不肯自認失敗一樣。縱使尾巴已經露出多時，仍舊要假裝光明，拿一些貨色出來給別人看看。不過這貨色却是不容易拿得出的，自己的生活經驗既很空虛，寫作技巧又不如人，只好拚命亂寫一陣「再亮些」！「再亮些」！其實這樣的文章，饒你寫得無論如何亮法，也沒有人要看，結局自己的黑暗，並不曾因寫了文章之故，便突然變得明亮起來，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

再談生活態度

嚴以霖

在本刊第二期上，看到周楞伽先生的我也談生活態度，文中談起以前在自由談所發表的拙作。

現在正值文人相罵的當兒，『人身攻擊』是廣泛地流行着。所以難得有持着公正的態度在討論的。當我看見了周先生所持的態度尚爲公正時，我便毫不遲疑的來作這個討論——再來談談生活態度。

郁達夫先生似乎說過，大意謂他的翻譯多半選一種想說而說不出的意思的作品，藉以表白自己的意思。我所以引用有島武郎的話，也含有類似的作用：一方面把有島氏的主張加以闡明或伸引，同時也藉以發表自己的見解。這是第一點應須聲明的。

緣此，此刻寫着這篇東西仍然是間接的來闡明有島氏的主張，直接也爲自己作解釋。

周先生首先就聲明：他並不反對有島武郎的主張，只是對于他那種死板板的機械化的分類法，未能同意。『因爲一個人，不論他是在追憶過去，或者是在渴慕未來，他的生活總是現在的，決不能因爲他在「追憶過去」或「渴慕未來」之故，就把他分爲「追憶過去的人」或「渴慕未來的人。」所以我（周先生）以爲最適宜的分類法，應該是：(1)生活在現在而追憶着過去的人。(2)生活在現在而努力着現在的人。(3)生活在現在而渴慕着未來的人。』照我看來，周先生似乎祇在有島武郎的分類法的上面，加上了『生活在現在』五個字。我以爲加了這樣五個字是

一件多餘的事。因爲我們所討論的原是現在的人們的生活態度，卽是活人的生活態度；並非在討論古人或死人的生活態度。這一點須先認清。再進一步言，如果把這樣的五個字去掉，則周先生的分類法與有島武郎的分類法實在沒有什麼不同。

周先生接着依照他的分類法逐項加以討論。

關於第一類的人，不必說什麼。因爲大概的意思都是一致的。

第二類是重視現在生活的，係有島武郎所特別推許的，也就是周先生認爲這一類的人多半患近視的，急功圖利的，所以也不能給予他們以過多的期望；而且也是要不得的。我以爲對于這一類周先生給以錯誤的解釋。

敢問周先生憑着那一點可以斷定這一類的人多半患近視而急功圖利的？試看古往今來的偉人們，誰不是努力於現實，而後纔獲得未來的光明？努力於現在是『因』，未來的光明的獲得是『果』。所以在周先生的分類法以下的第三類，實在也就是屬於這一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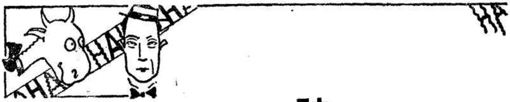
至於第三類周先生從字面上給以另一種的解釋，這原是可以的。唯周先生所謂『他們一方面能嘲着生命的苦杯，努力於現在，一方面又不缺少渴慕未來光明前途的心』那種人，（上面已說過，這一類人應歸屬于第二類，）却並非我之所謂『渴慕未來生活美夢的』那種人；這一點的誤會是從字面上來的。（古代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曾說過：在論辯開始時，最需要的莫過於一個清楚的定義。（Definition）不然，就難免發生各種無意味的誤會）。

我之所謂『渴慕未來生活美夢的，』原指那種常浸沉於幻想中，而全沒有實際的追求行爲的人們。我們在人間到處可以碰到這種人。記得從前有一個寓言：一個叫化子睡在缸里做發財的夢，結果連缸都打破了。

我的結論與周先生沒有什麼衝突。所以我這篇東西也無非是解釋『誤會』而已。

漫畫漫話編者給我看了嚴先生的文章，問我作什麼感想，我實在什麼感想都沒有，因爲我的論點和嚴先生並無差別之處，我所要特別指出的只是關於第二類努力於現在的人的解釋。據我所知，目前努力於現在的人有兩種，一是在羈絆之中努力着現在的，另一則是努力看現在並且要粉碎那羈絆的，我所指的是前一種，嚴先生所指的則是後一種。所以嚴先生不能說我錯誤，我也不能說嚴先生不對，既無所謂誤會，更無所謂解釋，大家笑笑，就此完結。

楞伽附註　五月廿五日。



詩

湖畔的黃昏

許幸之

湖水濱邊弱柳嬝娜，
浮萍破處山影婆娑，
蘆花叢裏水鳥哀鳴，
蒼穹之中孤雁飛過。

殘陽倦倦地墜向西斜，
田野裏飛起無數的昏鴉，
昏鴉飛向樹林的深處，
繚繞在炊煙瀰漫的人家。

晚空的遠方落霞燦爛，
黃昏的湖畔人影蕭條，
捕魚的漁夫荷簑歸去，
擺掉的船娘竿掛柳梢。

× × × ×

越秀山巔的展望

侯汝華

悄立於越秀山巔，
睜開迷濛的淚眼；
借明月的清輝，
俯瞰混沌的人間。

聽着了野鬼的長呼，
樹枝便在風中招展巨靈的手；
電燈流露了英雄的強光，
彷若宇宙將換更人主。

荔枝灣的水將澄清，
花塔預言着，快過了：長夜。
明朝的晨曦到來時，
黃花崗將重新估量聲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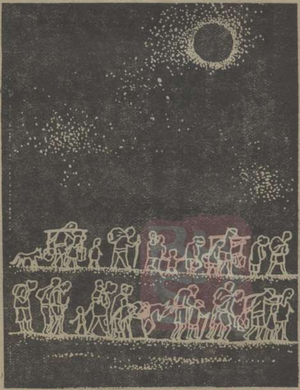
我展望着昏暝的廣州，
生命早委與偉大的追求，
明天呀，快到，快到，
明天，我將饗你以莊嚴的聖酒！

逃難

洪為濟作
蔡若虹畫

在廣漠龜裂的平原上，
一大羣的人向前走！
太陽晒在枯瘦的身上，
一個個低垂着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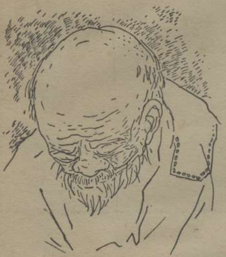
赤着脚，上身沒有衣裳，
『媽媽的，你這不斷頭的太陽！』
沙塵和着汗珠，
汗珠流在臉上！



一村的人全在這裏，
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有，
這裏面有一匹瘦驢馱着東西，
一隻癩皮狗拖着舌頭。

不如道是誰在吩咐：
『小虎，當心那半升黃豆！』
年青的孩子哭喊着：
『肚子餓得實在難受！』

漢子們挑着東西拖着脚，
娘兒們背攜着兒女異常疲倦。
那些老年人落在最後面，
喘着氣道：『天呀！走到那一
年？』



『我們到那裏去呢？』
這裏，那裏，不能停留；
『我們到那裏去呢？』
這裏，那裏，工作都沒有！

『不要哭，孩子！我們總要活
的！』
媽媽舐着嘴唇，擦着眼睛。
在荒旱的大地上，
走着苦難的一大羣！

「滿洲」素描

于曼克述・魯夫作畫

(一)在營口受檢查

東北事變已三年，我纔回到故鄉去，當船靠近營口第一次從艙裏看到「滿洲」國旗的時候，心跳動得越利害了。一會兒，幾個「滿洲」憲兵和日警走來，開始對我作着嚴厲的盤查，有一個是中國人偏偏倣效日本人講中國話的來問我：

「幹什麼的有？」

「上學的。」

「上學的有嫌疑的大大的！」

「我是回到家來。」

「義勇軍的你有？」

「沒有！」

「名片的你有？」

「沒有，因為不好交際。」

「不交際好的是好，嫌疑的沒有，走！」

我擦着臉上的冷汗，戰抖着整理凌亂的行裝，真正的日警，却筆立在旁邊獰笑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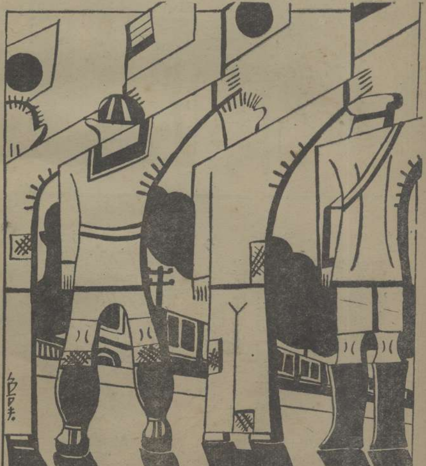
(二) 歡迎「友軍」↓

當火車到瀋陽車站的時候，站台上有一隊小學生，從服裝上辨認，有日本高麗「滿洲」三個國家的兒童，各執着國旗，據說在歡迎着新開來的帝國軍隊，日本兒童自然是執着自己國家的太陽旗；高麗兒童也執着太陽旗，因爲是歡迎主人；「滿洲」兒童却是「滿洲」國旗，來歡迎「友軍」。我不忍再看下去，抱着腦袋跑下車站。

↑ (三) 認爲日人

吉林城每天下午四點就戒嚴。

一天，同一個朋友到野外去，回來已過了四點鐘，自然朋友是担心着照像機，因爲檢査的有時候把底片抽出來開一個玩笑。已經到了城門，當然不敢後退，爲了服裝的不同，兩人分開走，我被「滿洲」憲兵盤詰的非常利害，朋友却大搖大擺的走進城去，不但沒有受到檢査，「滿」兵還很客氣的對待他，並驅逐路人替他讓道，因爲這位朋友架着很神氣的西裝，而且還留着小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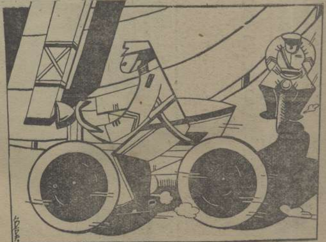


(四)讀經書

在東北現在讀經書是最重要的課程，從小學到中學每天要讀經書的。因此，許多從青天白日旗下到東北後失業的老學究，現在都了不得的受當局重視了。

一天，碰到一位曾做過我小學教師後來做了醫生又做過相士的老頭子，他是得意地同我講述他三年來幸運的事情，還記得他最後的幾句話：「時間不早，我要到學校去了，晚了那位村島川先生要罵的；可是你知道讀經書是多麼重要的啊！」

(五)要命的電驢子



東北人最怕的聲音是電驢子（東北人對摩托車的俗稱）「噗咚」，只要聽到這種聲音，就是要捕什麼義勇軍或「中國浪人」的事情發生。這種聲音走進一條巷內或弄堂裏，全巷裏全弄堂的人都會魂飛胆裂的，但是這種聲音，並不是爲了你怕牠而就會停止，反而每天都使你聽到，所以大家都說：「要命的電驢子！」

↑（六）下操

一個早晨，無意中看到一小隊「滿洲兵」在草地上「下操」。教導官自然是日人。只要你看上五分鐘，就知道被操演的士兵是够多苦的，硬拳皮靴是家常便飯。後來遇到一個很知心的鄰友，他偷偷的告訴我：「沒法子！做工沒有地方，老婆孩子要活命，搬家沒處去，當大兵誰甘心，他媽的巴子！」

（七）「小賣所」生意興隆↓

在吉林一個城裏，已經有二十七家光明正大的小賣所（算上暗的有一百家以上。）每天黃昏上，門前車水馬龍。「滿洲」的富紳闊老，官員的少爺姑娘，噴雲吐霧，快樂逍遙，並且還可以帶着無論是日本高麗「滿洲」的漂亮妓女，「吃吃花煙」。但是日本人是有「嚴命」不准光顧的。

↑（八）神女大出風頭

「滿洲」當局爲了打破舉行防空演習宣傳不易普遍的困難，特別發明罕有的巧妙花樣；把各大城裏最漂亮的高等妓女，命他們穿上摩登美麗的衣服，裝滿了大卡車，一車車的在城內亂兜圈子，散發防空演習的宣傳品，車過之處，脂膩粉香，鶯歌燕語，萬人空巷，議論紛紜，於是大家都知道將作防空演習了。

（九）宣統大祭小白山↓

小白山是「旗人」的重要廟宇所在地，去年十月間，宣統（註）皇帝往祭，沿路黃土墊街，兩旁商店關門，「滿洲」兵與日軍聯防以備有變，小白山週圍十五里以內，所有農村民房全住日軍保護，以防義軍搗亂。小白山下，馬隊馳騁，步隊守衛，天空飛機翺翔，宣統祭能，平安回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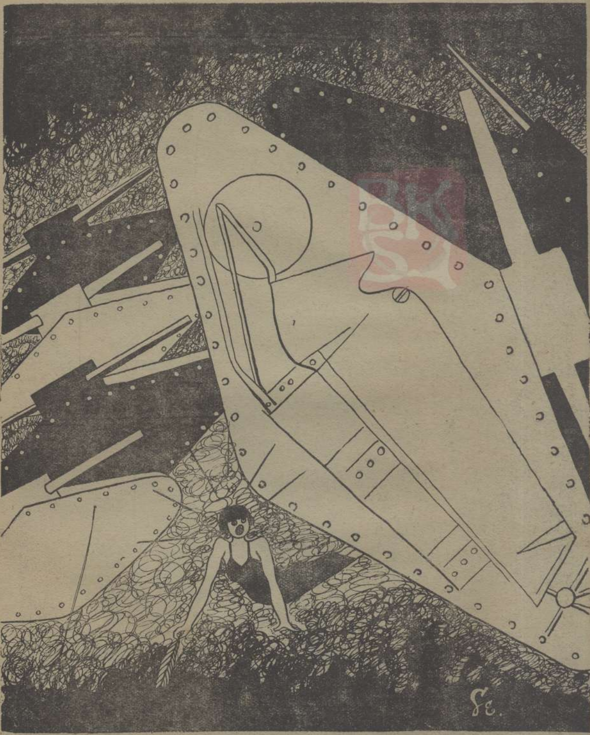
（註）：現宣統改稱宣和。

（未完）

馬達木刻二幀

饑之奔流

鐵蹄下



戰車下的和平神　　史毅作

同是光陰的愛惜者

黃鼎作

政治，文化，宗教。

先利誘而後威脅

史毅作

進了天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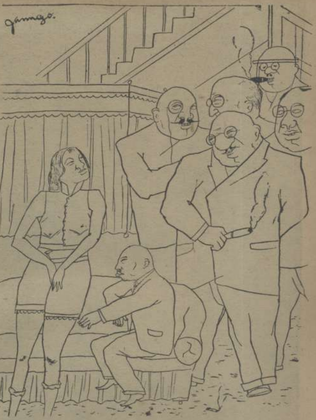
黃士英作

出版家的臉與著作家的臀

張諤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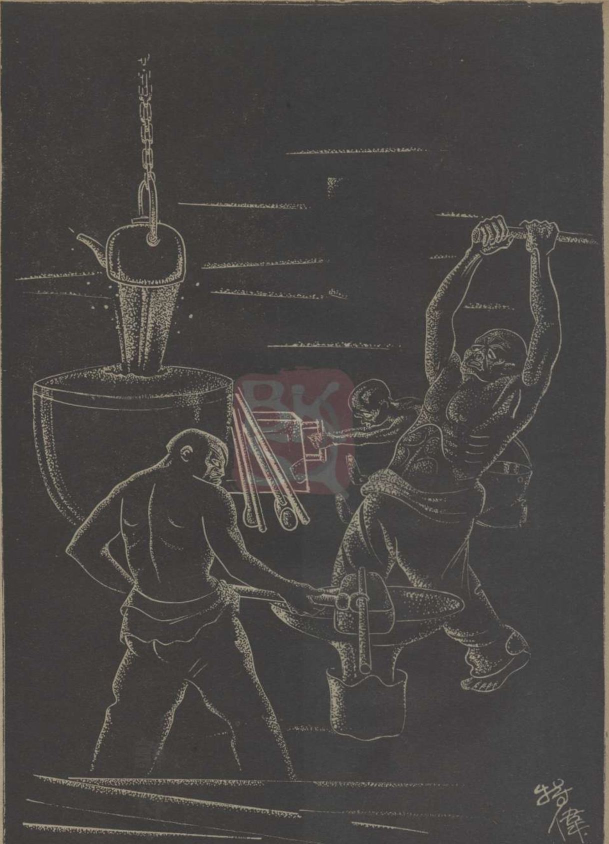
女人，兒子，棺材。

生不帶來，死要帶去——
「……不孝的東西，把這樣的薄皮棺材給
我睡嗎！」 甘霖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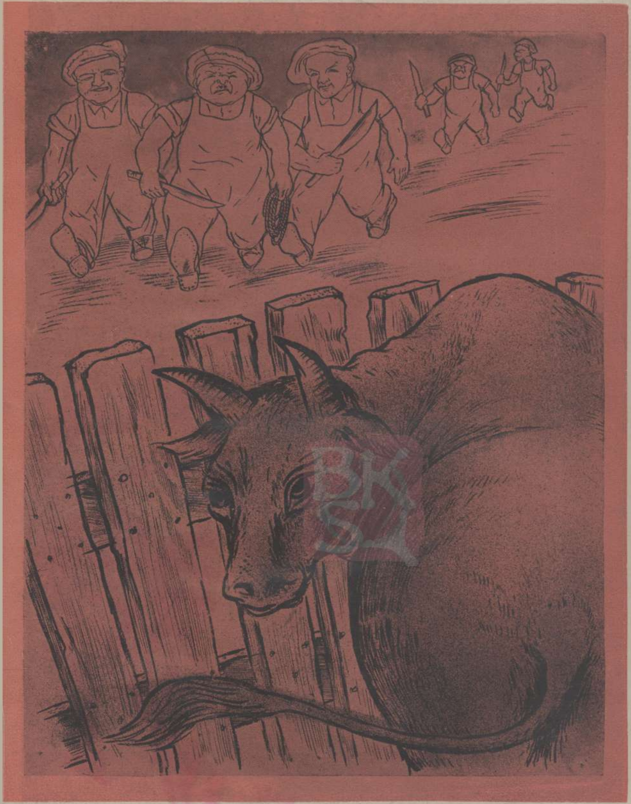


春色平分 張諤作

乖乖呀，趕快長大呀，做官呀，養我呀！
張鴻飛作



六月鐵　　　　特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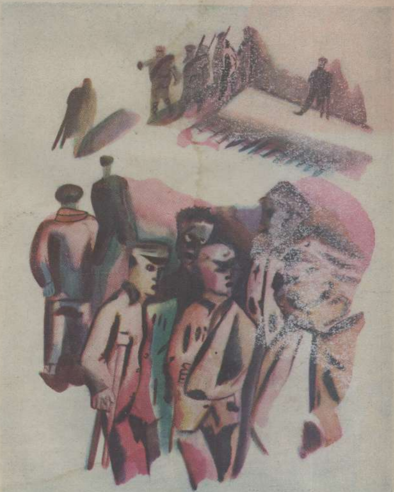
牛的出路 ——用眼淚還是用……？——　　　夏之雲作

歐洲的命令

木兒作

說是不希奇的事

戰爭之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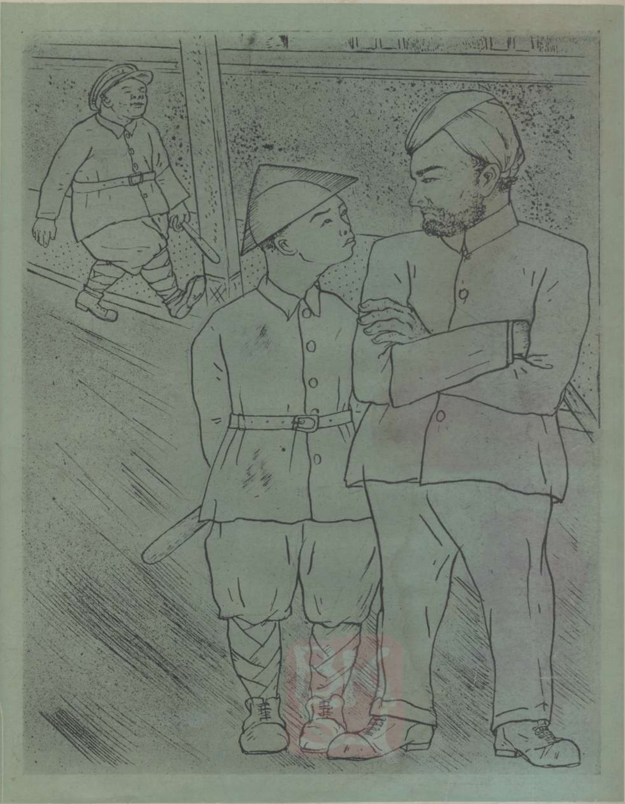


張大任作

都像了不起的人

市場上的摩登人物　　張諤作

進行曲　　唐偉英作



馬 路 兄 弟　　　　蔡若虹作

父親的衣缽　　　　　　黃士英作

所謂慈善家

林浪民作

靜生漫畫二幀

婦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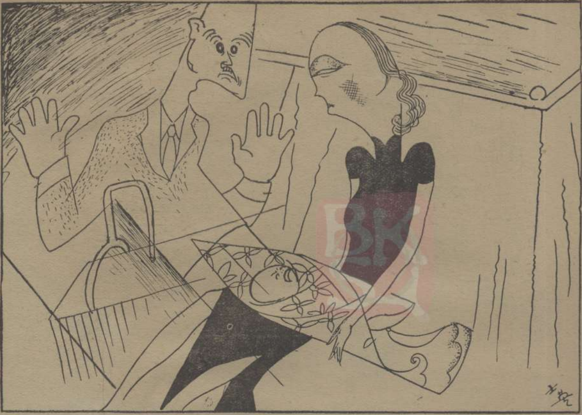
（過去與現在）

陸振聲作

小學校裏的大學生

林浪民作

成語漫畫　黃鼎 作



夫：小孩生下來就哭，還是什麼意思？
妻：大概他不願意到這個世界上來吧。

某科長說：小老婆決決討不得，玩玩女人則有之。

某青年作家說：生平無嗜好，惟略喜跳舞而已。

某電車賣票說：揩油查着停生意，香烟錢每天必需照排頭。

烟紙店賬房說：小洋進出，照市貼水。鄙人進出，二兩白干。

席與羣作

“他們還沒有跨進醫院，可是病體都快要痊愈了。”

——山東路××醫院門前所見——

陸志庠作

自己描寫

莊雅卿

當夜闌人靜的時候，我捉到了自己的精靈，懷疑着自己：「我」終究是什麼？就是我終究是怎樣的人呀！…時倒覺渺茫得很！

對鏡凝視了片刻，然後又思前想後的憶念了一會，似乎給我搜集得一些正確的材料，把她描摹出來。

（1）形態—當我呱呱墮地的時候，一般村老都說：高鼻子出世了！（這是媽告訴我的）的確，在我家庭裏除了爸，找不出第二個高的鼻子。等到七八歲，哼！老實說，自己長得更美麗動人了！況且當我改髮易裝時，一般女孩子都還留有小辮子呢！那麼樣一豎一蹺的，眞惹人生氣！而我呢？他們都說我這樣活潑，可愛，像洋鬼子。當我望了望鏡中人影，露出驕傲的情態，是的，我眞有些洋人的氣息。

直到現在，進了中學，整個的身心，沈浸在學問的旋渦裏，掙扎！奮發！在那苦樂相間的途徑中，使我改變了外相，我是不像以前那麼合乎「美」的標準了！原因是瘦了，況且人的「年齡」和「天眞」，恰成反比例，於是呢，我不像以前那麼活潑動人了！有時也會結起愁眉來。

雖然消瘦，但「長」的速度，却增的快，這「細長子」的綽號，多難堪！

（2）性情—自己知道，一向喜靜不喜動，對於身體方面，欠缺鍛鍊，精神方面，也受害不少，但實在因頭腦愚蠢，處在這嚴而煩的學潮之下，那有興趣去注意體格呢？

至於對人，素來如此：就是遇到一種刁刁刻刻，假情假義者，是最使我憎惡的，所以也不會給他好面目看；老實講，也看不起他，故而有些人和我的感情特別惡劣，然而假如我找到了一個眞實的朋友時，我恨不得將整個的心靈獻給他，表示我的熱忱！我以爲交友，不必推重外表，只求有互相扶助的心理，便是良友了。因此我的個性是「迎正拒邪」的。

有時想到關於「新」「舊」問題，可以下個決斷，我不願當個頑固兒，然也不肯趨入時下所謂「摩登」的途徑，唯有那「去舊革新」的政策，才是我心喜的。

我生平就有這個癖：當煩惱之際，常開罪於人，事後又向他懺悔！有時會獨個兒癡癡的，追思痛苦的往事。感傷之餘，大哭一場，心頭彷彿舒服得多，可是在興緻濃厚時，又會極力追憶一切趣事，其樂融融，好像喝那又香又甜的葡萄酒，又恍然陶醉於玫瑰之靈！

誰說我是獃子？這眞是我那富有詩意的「性情」呢！

（3）志願—志願問題，隨着自己的特長進行的，我對於科學，根本不發生興趣，實在也學不進去，而和我有緣的，却是文課和藝術課，這雖不是我的特長，但我對牠發生樂趣。我相信：未來的光明，定會在不久之後，照耀我整個的生命！

總之，已往的「我」，是個不懂世故，不知人情，更不明苦樂的天眞的孩子，所以描寫起來，只能以「純潔」爲中心，如今的「我」呢？是個正在人生大道中掙扎奮鬥的青年，在描摹的意味裏，充滿着勇敢激盪的色彩，至於將來啊！這不可預測的將來！我希望！萬分熱烈的希望！有這麼一天，用光明燦爛的色素，來釀成這成功的一生，那時，我欣欣然的笑臥在玫瑰之靈！

一個哲學家

何洛

坐在我對面的，是我們所公認的一位哲學家。他以一篇「自由戀愛論」更出了名。他在我們學校裏，是一個光榮的明星。他崇拜羅素，也崇拜杜威。尤其是羅素的自由思想，羅素和勃拉克的戀愛關係，他崇拜成爲兩性關係中人類的偉大奇蹟。

但哲學對於他並不輕快，反而是過重的負担，快要把他壓爬了。他那青年人類的光輝，英銳的氣概，一天一天的消失下去，好像有什麼怪物在不知不覺之間啄食着他，使得他疲憊，頽喪，萎靡了。

照習慣，他雙手捧着腦袋，肘子架在書棹的邊上，正在糾纏着什麼絕對疑難的問題。緊閉着的眼睛忽然張開，瞟過「勃拉克講演集」到我這裏，就和我的眼睛碰住了。我又在用看小說的心情觀察着他。他立刻表現一種出乎意外的吃驚，顯然有點恍惚，好像他被遺棄在一個沒有人烟的荒島上，看見人眞正是天大的發見；但他並不能衝破懷疑的黑雲，因此這黑雲就攏罩在我們中間，使他不相信，甚而是看不見坐在他對面的我，和他一樣是青年人類。他又迷惑在不可解的黑沙陣裏了。

這是我非常討厭的。有時候覺至於想打破他的腦袋，看看裏面到底裝的是些什麼。我知道，這種絕對懷疑的態度，發展到完全失望的程度，不是自殺，就是發瘋。不只是阻礙人類的前進，如果擴大起來，還會造成毀滅人類的惡果的。

但他的身體正和他的精神走着一條反對的路，表現着青年人類的發育是什麼阻力都可以衝破的。他那中長的身材，越長越高大，圓肩膀，高胸脯，頭髮像鋼絲，甚而鬍子都毛茸茸的長起來，長成一副莊嚴而有爲的像貌。

他想走杜威的實驗哲學的道路。

我看得有點不耐煩，一半是親切的痛苦相連的聲音，責備他：

『鬼又上身了』！

他那大眼睛立刻張開，痛苦的微笑着，很受驚的，最後扎傷了似的急促着：

『爲什麼要開除』？

『爲什麼……』

『爲什麼……』

我也順口學着他的那迫切的調子。

這個時候，我已經聽見窗子外面響着非常動人的聲音，這聲音好像一個天才的藝術家，正在發掘着事實的眞象，從粉飾着的棺材裏，拉出了腐爛的醜惡的死屍。

這聲音，一半是熟習的，一半是生疏的。

哲學家很煩燥的縐起眉頭，瞪着眼睛，低下連他自己都厭惡的腦袋，兩隻手緊緊的捧着，用力一壓，像是要壓出什麼來的樣子。壓不出來就越發苦惱了。

『你也是個木頭』。

隨後搖了搖沈重的腦袋，又口裏急促着：

『不教育——開除——爲什麼……』

外面的聲音，越說越響亮，像敲着一面小銅鑼：

『明明白白，這是暗算。這是陰謀』。

『狗咬屁股，不讓你看見血』。

聲音很沈重，有節拍，旋律般的越滾越緊：

『趕走代替開除，是我們今天的第一課』。

突然，說話的聲音停止了。我很想再聽下去，聽聽這第一課的小節目。

哲學家也匆忙的站起來，一手抓住一本「婚姻問題專號」，一足踢開櫈子，用踏破地球的步子走出去，嘴裏還是在急促着：

『爲什麼……』

『爲什麼……』

× × ×

我記的很清楚，他的確拿着一本「婚姻問題專號」，那上面紀載着羅素和勃拉克的戀愛故事。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上面的文字，都稱讚着這種大胆的行爲，師生變成愛人了。我們的哲學家也正爲戀愛所苦惱着，他愛着我們的校長的女兒。可是他的父親早已把她當做升官發財的禮物，送給一個權貴要人做兒子媳婦了。

不久我離開學校，再沒有看見這位哲學家。

(漫)(畫)(大)(集)

八開本彩色精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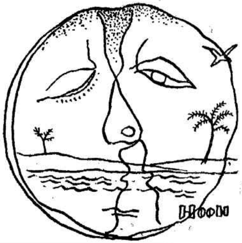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年

漫畫界之異彩

將於九月一日出版

東京奇聞

洪爲濟



這裏羅列的都是些事實，一點不誇張。如果把這些題材供給高哥里樣的作家，他一定會寫成像鼻子一樣的幽默文章吧！

一　青年會的佈告

三月的一天，東京的中華留日青年會公共佈告欄裏有一張頗爲惹人注目的佈告貼着。

上面是這樣寫的：

『敬告留日同學：

啓者鄙人對於中・日文均有相當研究，玆爲便利留日同學起見，願于課餘之暇，教授日語及翻譯。無論日翻中或中翻日均所歡迎。定期交稿，決不遲延。合意者請駕臨本會宿舍三號房間面洽可也。　朱友偉啓

附價目：

中文翻日文　千字三元

日文翻中文　千字二元

作文面議。』

佈告是一張原稿紙寫的，字跡並不高明，有兩處還經了塗改。但內容却似乎很警惕，因此，青年會來往的留學生都給了牠一瞥，特別注意的是價目表後附註的「作文面議」一句是用較大的字寫的，旁邊還加上了紅圈，彷彿是村學究的朱批一樣。

現在，佈告前面正站着兩個年青的學生，因爲是星期六的夜晚，特別着上在上海做的一九三五式的高肩洋裝，預備到「蒲羅朵他」跳舞去的。頭髮平滑地躺在頭上，晶光閃閃的，他們嘴裏吹着口哨，脚尖按着節拍，意味着佈告的意思。

『嗯？』身材長點的廣東人停了口哨。向他身邊的同伴望了一下。

『好極了！』他的同伴笑起來，插在褲袋裏的手抽了出來拿出上衣小口袋的絹頭無意識地擦了臉。然後指着佈告說：『瞧！我們不必再煞費苦心了！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好！咱們去會會這姓朱的吧！

『早知如此，我們也不必找老王，看他那付嘴臉了。』

『別管那些，去辦完它吧！』

兩個人踏上扶梯走向三號房間。

當他們走到門口時，裏面正走出一個大學裏的同學，他手裏拿着學期考試論文，邊走邊得意地唸着。

這一夜，他們在「蒲蘿榮他」跳舞跳得最好。

二 親日家

『老吳！你是在日本多年的，日本的情形你一定很熟習，你能不能給我介紹幾個日本作家，或是……報館的熟人呢？』說這話的是一個湖南女人，嘴很大，每說一句話便露出她那排白淨的上齒。她神氣很好，彷彿永遠是倔強的氣慨。

她對面的一個青年男子一時沒有做聲，只看着她那跳動的胸。

『好的！以你在中國作家的地位，沒有問題。』等了一息，他這樣取笑地回答。

三天後，朝日新聞上登上頂大的新聞，標題是支那親日女作家來朝，下面是一張頂漂亮的照片。內容是些恭維的話。

『你看！他們把我的歲數登錯了呢！』她深爲婉惜地說着，逢人指着報紙給人看。彷彿要人相信她永遠也老不過那個歲數似的。

這位女作家的名字在東京轟動了。一切的報紙爭登她的消息。但兩個月後却因爲一個不是理由的理由被日本警視廳逮捕了。說是「赤化嫌疑」，還在她住宅內搜出三千元日幣。

事情的結果，聰明的讀者自然會知道，她是被釋放了，仍然是中國有名的女作家

三 國籍

矮小的身材，穿着一身整潔學生服，走起路來一顛一顛，老是不會忘了帶着那大皮包。

他的名字是常國魂。在東亞（日語補習學校，中華留日學生，來東京後多半進這學校。）常常可以碰見他。

看那樣清瘦的樣子，聽他說話，總是江浙一帶的人，可是他學生證上却清清楚楚地寫着「滿洲國」。不用說，他是東北人無疑了。

一次，偶然有一個杭州同學同他攀談起來。

『聽你說話，很像是浙江呢？貴處是……』杭州人很謙恭地對他說。

『不！』常國魂像是受了侮辱似的，立刻否認了。接着，他用一種堅決的語調回答道：『舍下是滿洲國，敝國同胞在此留學的很不少呢！』

『哦！』對方似乎感到一點不如意，但隨即笑着問他：『近來貴國的政治情況很好吧！』笑裏有些諷嘲。

然而他却熱誠地聽着。熱誠地回答：

『是的，比貴國稍爲好些呢！』

問的人再也說不下去，顯然是有點氣惱了。自然，談話祇好終止在這裏。但常國魂是並不和東北人在一起的。因此，常國魂的國籍問題成了大家談話的資料。

『常國魂確是浙江人呢，他在國內跟我同學！』一個同學說。

『因爲出國才改的。』另一個同學說。

但這終是一個問題，誰也不能肯定這話是對的。總之，說着浙江話的常國魂，國籍却是「滿洲國」。

四　畫家的名片

青年畫家王虎帶着滿腹的雄心到日本來。日金下落，這不能不算是最令人高興的事。

『將來回國可以自豪了！』他想着想着，愈想愈開心。

兩個月喫茶店(卽咖啡店)生活，他把日語學得可以應付了。然而，怎樣可以在東京使得人人都知道他是一個中國有名的藝術家呢？這是他每日所苦惱着的心事，甚至在喫茶店與菊子談話時也有時現出憂鬱的面相了。

『我應當通知日本畫壇！』他突然想到一個巧妙的法子。於是他卽刻到伊勢丹百貨公司印了一種出色的名片。這名片的式樣與文字費了兩個夜晚才想妥當。

狹長的卡片上，左邊印上一條粗重的黑線，除了姓名「王虎」兩個字外，上左角有一行銜，是：××大學藝術教授。下角是別署和公寓的電話號碼。名片背面還印有 (Artist De Painter) 三個英文字。

印好以後，青年畫家便散給相識者和同學，自己蠻開心地微笑着遞到別人的手裏。

每一個畫店和展覽會裏，他都丟下一張名片，而且對主事人說：

『這是我的名片，我是中國的洋畫家，貴處要有什麼接洽，請打電話好了。』

沒有一個人去追問他，都恭恭敬敬收下他的名片。

王虎回國後曾編了一本世界名畫傑作集，上面羅列了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印像派，新派……名家的代表作，但日本作家沒有一張畫，中國却只有他自己的兩張和他一個朋友的一張人體習作。

五　電影明星

東京的中國女學生，互相爭說電影明星黃萍的事。

黃萍初到日本是誰也不知道的，但不久便傳遍東京了。因爲是明星，這消息特別傳得快。

黃萍，一個二十幾歲的女子，有着南方人的嬌媚，臉上永遠帶一圈微笑，那雙黑而大的眼睛像一直在說着：「人生多悠美啊！」臉很平凡，然而一點不感醜惡，頭髮像女孩似的結了兩個小辮拖在腦後，因此顯得年靑，貌美。但要是一走近她，你便會在她的額頭上，發現隱藏在粉下的縐紋了。

她曾和日本名作家秋田雨雀氏合拍了一張照，登載在中國報紙上。她對人

家說：秋田雨雀是日本一流作家，和人照像是不容易的。這意思聽的人自然會明瞭。

東京的生活是並不比上海那樣熱鬧的，她逐漸感到厭倦了。而且，因爲經濟的不充裕，也促成她歸國的決心。

但是在這時候，她卻認識了日本外務省的人物，認識了日本映畫公司的頭腦，于是她的幸運來了。他們請她在日本拍一部中日親善的影片。她歡喜得要發狂，自己比做嘉寶還偉大的國際明星。

可是這幸運確是去得太快了。在她簽定合同前，卻收到一封使館學校中華同學的信，裏面以「有辱國體」的名義，阻止她拍電影，並且最後還說幾句恐嚇的話。

『豈有此理，中國人專是好管閒事，正事不做。』黃萍非常憤慨，但也沒有辦法。使館學生是出名的利害的，于是還部可以拿幾千元的影片只好婉謝不拍了。

爲了這事，黃萍氣得幾乎流下眼淚

最後，她覺得在東京呆着再沒什麼意味，於是她乘上海丸回國了。

回國後，她寫了一封極爲沉痛的信給一個朋友，信開頭第一句便是：

『好友，對于那部電影的未拍，至今還認是遺憾的事，而你，竟也不能助我一臂啊！……』

六　典型人物

老余確是個有趣的人，他出入于跳舞場，同時又會燒菜。有人說他燒菜的手法是從烹飪術上學來的，這倒是有着科學的根據。

不僅如此，老余還是一個藏書家，世界大思想全集，世界文學全集，世界美術全集……，全書架擺得滿滿的。

『還有，老余很健談，到他屋裏作過客的人都知道，他一打開話匣子便收不攏來的。天南地北，說得你不得不佩服他是個有見聞的人。他頂高興談的卻是：『辯證法』。

『這不是合乎「辯證法」的發展嗎？』這句話是他常插在談吐中間的。有時他還會問你：『你懂「辯證法」嗎？』

他可以講一套「辯證法」的理論，然而聽者卻總是一些兒摸不着頭腦。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可是不等你問他，他已經同你談到紅燒肉要放多少醬油才好吃的話去了。

『到我家頑頑去吧！』他對一個朋友說：『我最近買了幾本英文書。』

『怎麼，老余，現在英語弄得很好了嗎？』

『別開頑笑，我不過是閒翻着頑兒吧了！正是要請你去看看是什麼內容呢？』老余拍拍那人的肩。

那人笑了笑。

『今晚請你吃紅燒肉！』

于是他們倆走向省線電車站去。

晚間，餐後老余得意地從書籍上抽出兩本很厚的西文書來：

『這都是在神田舊書鋪買來的，很便宜，兩毛錢一本。老張，上面寫的什麼？』

老張看了一下，大聲笑起來：

『老余，這簡直是開頑笑嗎？』

『什麼？別騙我，這是一本好書，上面不是有列甯的名字嗎？』

『這是一本反動的書！』

『糟糕！我受騙了！』他把那書摔在地上，然後拿起另一書遞給老張：『那末這本呢？』

『……基督教的……』

『媽的！倒運……』

『然而，別忙，這倒是批判基督教的。』

老余立刻臉上堆滿了笑，嘴裏喃喃地說：

『這是辯證法的，這是辯證法的。』

七　患難朋友

不幸，吳凱到東京兩個月便病了。而這病又是急性肺炎，醫生說已經是無望了。

病人躺在牀上，疲倦地閉着眼睛。臉上紅紅地，像是燒着一團火。他低聲喃喃地說着，聽不清楚是些什麼話。他不很會說日本話，幸好有一位患難朋友陪伴着他。現在他正坐在一隻病牀前的椅子上，苦着臉，憂愁地想着什麼。

一點鐘後，病人停止了喃喃的囈語，平靜地睜開眼睛來。

『……你把你東京的朋友統告訴我，我好去通知他們來看你的病。』伴着他的朋友說。一邊拿出一本筆記簿來。

『……』病人說着一個一個的名字。

于是他接連寫下了十幾人的姓名和地址。然後立起身來，對病人說：『你好好靜養吧！我明天再來看你。』

在醫院的候診室門口過道裏，他遇見院長。

『你的朋友，三天後便將完了。』院長非常認眞地說着，使得他楞了一下，但立刻他飛也似地跑出醫院的門。

三天後，出人意外地，吳凱的病却好了。好得這樣快，一星期後竟然出院。連院長也帶着驚喜的眼光歡送他。

一羣穿白衣服的看護微笑着立在門口，向他說着：『再會！』『再會！』

走在林蔭路上，通身輕快，現在他又是一個健康的人了。

馬路上，突然有個同鄉走來，注視着他，然後說：

『怎麼？是你？你不是病了嗎？……前幾天，李又銘還向我爲你借錢的。他說你病勢很重……』

『是的，前幾天我是住在病院裏，但我並沒有向你借錢啊！』他很詫異，語氣很粗鹵，彷彿對付一個訛詐的人。

『我沒有錯，那是李又銘經手的，他又曾替你向黃大羽借了二十元，或者你不知道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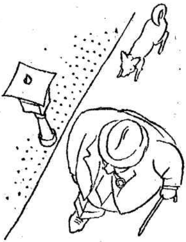
『沒有，沒有，李又銘這幾天就沒有到病院去。』

『那怪了！我那裏是騙你的。反正數目不大，就算了吧！』話雖如此說，但他那同鄉非常氣忿。

『好！我去問他去！』吳凱悻悻地跑開了。

然而，一次兩次地，沒有找到李又銘。他搬了家。有人看見他常在玉四井蹓躂。

速寫



村莊

晏雨

村莊！數十座矮小的屋子，集合而成的村莊，蹲在峯巒重繞的山窩裏。

是末日來到了吧？猪在奔馳，雞鴨成羣地飛走，狗兒們狂狂地吠，拴在木椿子上的牛，掀着鼻子，驚駭地轉着；人們嘈雜地叫罵，呼爺喚子，追逐着他們的家畜。村莊裏好似失了王的蜂窩一樣，亂成了一團。孩子們號啕地大哭着，叫着媽媽，但媽媽們都瘋狂了，睬也不睬地祇慌忙地收拾着東西。將吃得的，用得的，能夠帶着走的，都貪婪地裝進籮筐裏去。

『磨難呀！遭刼呀！要跑到那兒去呢？』

老婆子們咀咒着，伸出她們乾枯無力的雙手，將啼哭着的孩子，摟進胸懷裏去。

『嗚嗚嗚』角聲衝破了一切嘈雜，由前面的山上，急迫地傳了過來。

「收拾好了嗎？趕快！趕快！」

滿巷頭路尾，都有人在這麼叫。

人們便更加忙亂着，猪被縛住了，雞塞進籠子裏去了，鴨塞進籠子裏去了，大筐小籮也亂七八糟地裝滿了，老婆子們，再也來不及從事咀咒，都幫忙着她們的兒女，打裹着包袱，將男子們的女人們的衣裳，凌亂地包了起來。

『嗚！嗚！嗚！』角聲一陣緊似一陣傳來。

『走呀！快走呀！快！快！快！』

人們瘋狂地呼喊着，催促着。

慌亂的人們便都由屋子裏湧出來了，男的担着籮筐，抬起猪玀，趕着驚駭得搖頭掀鼻的耕牛；女的便牽着會走的，摟住不會走的，有的背上背着包袱，有的背着還沒斷乳的嬰孩，好似黃河缺了壩，洪水立即要淹來了一樣，都倉惶地走出了村口，爬上村莊後面的高山，雖然戀戀不捨地，時常回過頭來，瞧瞧自己的屋子，但也走了，匆匆地沒入青翠的山色中去。

村莊便孤零零的留了下來，屋子空着，門開着，風呼呼地由莊裏掃過，帶來槍聲號聲。

槍聲漸來漸近了，一大夥灰色的人羣，由前面的高山上衝了下來，佔領了這座村莊。村莊裏便又喧咏嘈雜得和原來一樣。人們都搶進了每一間房子，翻箱倒櫃地搜着。空的，一切都是空的，找不着一點可吃的東西，連米缸裏也和洗過了的一般。但饑火在肚子裏燃燒，沉重的暮色，又落了下來。繼續前進嗎？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了！那末，怎麽辦呢？污濁而粗野的叫罵，便由每張嘴巴裏流了出來。還在貪婪地翻着。

『不要找了呀！』警笛淒厲地响了一聲，一個穿灰色大衣，腰間掛着一枝匣子炮的大漢，放聲大叫道：『找也是沒用的！給我將園裏青菜，統統斫了來，煑來吃了再說。』

人們聽見了笛聲，都由屋子裏跑了出來，聽了他的話，便相將跳進園子裏去，像一大陣瘟蝗，蝕食了莊稼般的，園地裏的芥菜，蘿蔔，……一切青青而柔嫩的蔬菜，便都一掃而光了。

熊熊的野火，緣着道路，一堆堆地燃燒着，在漆黑的夜色裏，結成了一條通紅的鎖鍊，伸起紅色的火舌頭，柔和地舐着巨大的銅鍋，銅鍋裏是煑着油鹽全沒的青菜。白色的蒸氣，和烟霧一樣，由鍋蓋邊上冒了出來，帶着難聞的臭黃氣味，爬進了人們的鼻孔。煑着，滾着，冒着臭黃的蒸氣，青菜熟了，蘿蔔熟了，金瓜也跟着熟了。鐵瓢子在銅鍋裏忙亂着，搶着裝進自己的碗裏去，但剛吃了一口，他們便都搖頭了，沒有油味，沒有鹽味，淡得有臭黃味的青菜，幾乎要一口吐了出來！可是饑餓強迫着他們，耐着臭味的感覺，嚥下肚子裏去。喧咏的叫罵，便又由口裏散了出來。

『媽媽的，連鹽也搬走了！』

『看他跑到那兒去，這些狗東西！』

『明天總要趕上他們的，殺他一個乾淨，才出得老子這口氣！』

寒風挾雜着兩三響槍聲，和這些不絕的叫罵，掠過了微藍而烱爍的星空，使村莊裏的夜色，和昨日絕不相同地流動着——住的是不同的人羣，說的是不同的話語，便是在夜色裏爬行着的夢寐，也和昨日的絕不相同啊！在這迥異尋常的夜色裏，村莊是微微地顫慄了！牠雖是一位爲人遮風掩雨的慈母，但牠仁愛的胸懷，一和這些陌生的人羣接觸，便未免

要感惴惴難安；好似一位不能不拋棄自己的小寶貝，去給人家喂哺嬰孩的乳娘的心境一樣。

× × × ×　　× × × ×

沒有雞聲狗吠，也沒有孩子們的哭聲，夜是迥然不同地地流去了，天空露出魚肚白來。貓頭鷹好似報喪的鐘聲般的發出了淒厲的啼聲。人們被牠哭醒了，便又喧咻着由屋子裏湧了出來，星星的野火，又伸出了紅色的舌頭，舐着巨大的銅鍋。鍋裏的水，同樣塞塞地滾，鍋蓋邊上，同樣冒出白色的蒸氣，沒有油，沒有鹽的臭黃味蔬菜，同樣在鍋裏煮，同樣一碗碗的裝了起來，嚥下肚子裏去，吃着罵着，一團團憤火，也由肚子裏燃燒了出來。堆在田地裏的乾稻草，被拖進屋子裏去了，一面拖一面罵道：

『媽媽的×！逃？看你要不要家！』

煙！由稻草堆裏冒起來了！使座座屋子裏，都變成了煙霧的世界，窗口，大門口，也在噴着煙霧，彌漫遍了整落村莊，村莊在煙色裏打抖！煙色是越來越濃了；灰白，褐黑，黝紅，終於變成了赭赤，一條巨大的紅舌頭，便突破了一座屋頂，首先伸了出來，於是座座屋頂上，盡是紅舌頭在伸捲着。紅色的火燄，好似長頭髮一樣，在空中飛舞，火星像淚般的到處揮洒着，整個村莊，便在煙火林裏飄搖。火花染紅了天空，染紅了地面，人們却在火光之下，鼓掌歡笑，好似在八月十五的夜晚，看火燒寶塔一樣，在歡笑聲中，屋頂陷下去了，瓦片摔在地上，發出刺耳的叫聲，如淚點般的火星，便直衝上雲霄裏去，將早晨初昇的太陽，燻得眼淚糢糊了，好似昨天逃去的人們，哭得通紅的眼睛一樣，悲慘地瞧着陷落在火坑裏的村莊。而放火的人羣，都歡呼地整隊前進了。

歡迎投稿
酌致薄酬
文字每千字二元至四元
圖畫每幅自一元至五元
請寄上海廣東路
一六一號本刊編
輯部收

射箭的故事

石靈

那時候父親在鄉下教書，母親帶着我和弟弟也住在鄉下。有一個鄰莊做散工的老頭兒常來替我們挑水。他每次挑水過後，總要坐在門旁休息一會，吸一袋旱烟才走。因此在門旁，母親經常地放着一只小凳。

那時在孩子們當中流行着的頑意是弓箭。我也叫母親替我做了一付；用一支破竹片圈成半圓形，扣上了一根麻線，算是弓；用高粱稭的細端，截下來，裹上泥球晒乾了當做箭。我射的時候，並沒有固定的目標，大半是向空亂射。正合着一句無的放矢的老話。但有時也瞄着掠過天空的飛鳥。可是抱歉得很，從沒射到過一只。

有一次，那老頭挑過了水，照例又坐到門旁休息，慢慢地吸着烟。我正在頑弓箭，就拿他的水桶當做了目標，連連地射着；有時射不中，但因爲距離近，射中的時候也不少。一射中，就高興地笑起來，而且要母親也笑。那老頭看着我半晌，突然向母親開口了。

『師母，你叫小相公不要頑那個東西吧。』母親莫明其妙地問道：

『爲什麼呢？』

『那是有損無益的。』

我聽了很生氣，覺得「這老頭眞討厭，我頑我的弓箭，關你什麼事呢」？於是賭氣地向他說：

『趕緊挑了走吧，我不要射你那寶貝桶！』

母親也打趣地說：

『哥子，不要再射老李的桶了，那是琺瑯做的。』

但是老頭並沒有把桶挑走，却老實地辨駁道：

『我不是怕射壞我的桶的，我是說不要也像我們莊上的小少爺，鬧下禍來

。」

母親好奇地問道：

「什麽禍？」

老李吸着旱烟，慢吞吞地講出這下面的故事。

× × ×

小少爺是一個所謂嬌生慣養的獨生子，不要說到五六歲的時候還沒脫懷抱了，就是現在已經十三歲，出入也還離不了人。出去遠一點的時候，由男用人伴着；在莊的附近或門前頑的時候，就由一個比他稍大一點的男孩子伴着。自然這種弓箭的風氣，也傳到他們那裏了。不過那所頑的弓箭，却比我們的不同。那是特製的，用新的竹靑製成弓，用吃飯的筷子裹爛泥做成箭。據說這種弓箭射出去格外有力量，也格外好頑。

一天上午，他帶着個小跟班(用人)到莊上去射箭，遇見什麽就射什麽，反正沒有人敢攔擋的。弄得滿莊鷄叫狗咬，不知道的人，准以為是土匪來了。可是那些活東西，怎麽會獃在那裏靜等着射呢？至多給你射一下，牠們就要飛掉或跑掉的。這却使小少爺很為失望。沒法，只好追着射，從門前一直追到了莊外。起初這樣趕着倒也有趣，但後來他累了。於是叫小跟班去捉東西來給他射，可是不容易捉到。適巧這時有個佃戶家的孩子走過，小少爺靈機一動，就叫小跟班去捉他。小跟班起先不肯，但禁不住小少爺的一頓拳打脚踢，只好跑過去下手了。那被捉的孩子竭力地掙扎，想跑，跑不脫；想喊，沒人聽到。只好無可奈何地哭着做了俘虜。

小少爺和跟班兩個人動手，把那俘虜綁在近旁的一棵樹上，然後退後了幾步，讓出一段不遠也不近的距離，因為遠了射不着，近了和拿東西打的一樣，又沒味道。

小少爺瞄準的成績，的確是不弱的。譬如說，他要射左眼，雖然不一定就命中左眼，可是前額上是逃不了一箭的。而且小少爺射箭又有一種奇異的怪癖，他喜歡射面部，因為別的地方不痛快。也許這是由於聽了那種悽慘的叫聲，才感覺到自己是勝利者吧。

那孩子銳聲地叫着，那是聽了會叫人發抖的叫聲，比要殺的猪的叫聲還可怕。他跳着脚，想用手去護住面孔；可是手給綁起來了，他只能擺動着頭，這有什麽用呢？至多使小少爺不能要打那裏就打那裏罷了，而對他自己，不還是一樣的嗎。

那孩子的慘苦和小少爺的狂歡成了正比：他尖聲地喊着，小少爺就瘋狂地笑着；他跳着脚，小少爺就拍着手；他搖着頭，小少爺就拉着弓。小少爺此時簡直成了魔術師，或是一部機器的引擎；他這邊拉着弓只要一動，那邊就叫起來。那孩子已經給暴怒，痛楚和恥辱弄得昏迷了，到後來即使不是眞的射過箭來，只要小少爺的手動一下，做着射的姿勢，他就叫了。這更使小少爺高興。我想這就是那些權威者的權威，變成偶像的雛形了。

那個小跟班一逕地只是站在旁邊尷尬地獃看着。

終於，這孩子的救星來了，然而正因為救了他，却又苦了那個救人的人。

那就是這孩子的父親。他遠遠地走過來。看看這情形，就是漠不相關的人，也要冒火的吧，何況受辱的是自己的孩子呢？他睜着幾乎要燃燒的眼睛，看看綁在樹上的自己的兒子，又看看提着弓箭也在望着他的那個小少爺。他明白這是怎麼回事，然而明白了怎樣呢？他又看到那個站在旁邊的跟班，這卻是他出氣的機會了，他惡狠狠地罵道：

『小雜種，這又是你出的主意！』

他竄過去要打，那孩子嚇得一溜煙地跑了開去。小少爺氣了，用弓箭向他的身上亂舞，同時罵道：

『狗×出來的，你憑什麼打他？』

小少爺的滿肚皮氣，到現在才發作出來。因為這不知好歹的農人，不但打斷了他的好頑意，居然又要打他的幫手，這種侮辱真不是一個做主子的人應該受的。所以他不住地用最粗最俗最野的話罵他，而且拿弓箭打他。但是那農人也氣了，他不敢回罵回打，他卻把他的弓箭奪過來折成幾段，扔得遠遠的。小少爺望望那心愛的弓箭，突然哭起來，向莊裏走去。

綁在樹上的孩子，看見爸爸來，早就哭了。於是那農人過去把他解下，扶着他回去。走在路上的時候，孩子還是哭個不住，爸爸卻抱怨道：

『你這東西，挨打了不少！我不早就對你說，叫你不要亂跑出來嗎？那個小野種性子蠻，叫你離他遠遠的，你不聽我的話！』

『我嗎……媽……叫我去找——找你的。』孩子抽咽着說。

『我要找什麼？又不會死在外頭！』

於是那孩子不再說什麼了，只是抽抽咽咽地哭着。

到家不久，堆房裏（莊主家）就叫人來把這農人喊去。回來是兩個人架着回來的。鄰居們圍上去問是怎麼回事，他已經無力說話了。只在看見他的用破布紮着頭的孩子的時候，惡狠狠地罵道：

『你這——我非殺了你不可！』孩子躲了過去。

據架他回來的人說，他挨了一百馬鞭，衣服脫光了打的。

『為的什麼事呢？』一個人這樣問。

『說是他罵了小少爺，罵他小雜種呢。又折了他的弓箭。』

一陣輕輕的嘆息，從人羣裏浮起，接着是靜默。

× × ×

我聽完這個故事，心裏不住忒忒地跳着。當時在我的心裏，有兩種想頭：一種是我想有大的力氣，一種是我不敢出去，因為恐怕也被捉了去綁在樹上。我為這兩種念頭苦惱着，直到喫晚飯的時候。那時母親指着我的弓箭說：

『還頑那個東西嗎？』

『不要了。』我說。

於是母親把牠拿過去折斷，丟到鍋堂裏。我望着從那個竹片上冒起的火燄，默了半晌。然後伏到母親的膝上，輕聲地向她說：

『媽媽，我將來不問窮到怎樣，也不種田。』母親點點頭。

漫畫漫話

廿四年七月號

編輯人 莊啓東 蔡若虹 凌波

發行人 黃世鈞 凌波

出版者 漫畫漫話社 上海廣東路一六一號 電話一九八〇二

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電話九五一四一號

每月十五日發行 每册二角

預定全年十二册

國內二元 國外五元

香港及澳門三元五角

廣告價目

裏封面	全頁	六十元	半頁三十元 ¼頁十八元
背面	全頁	五十元	半頁廿五元 ¼頁十六元
裏背面	全頁	五十元	半頁廿五元 ¼頁十六元
普通地位	全頁	三十五元	半頁廿元 ¼頁十二元

上開均係實價無折扣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審字第一九〇一號

優待定戶辦法

本刊自出版以來一二三期早已銷售一空，近接各方來函要求補購者甚多，茲特再版一二三期各五百册，凡預定本刊全年自第四期或第五期起一份計洋二元概以再版前三期奉贈，書完為止。

名家漫畫選集

本書彙集各家傑作無數，印刷富麗，編排別緻，而一貫的辛辣作風，尤為名貴。實價四角，不日出版。

凡預定漫畫漫話全年乙份，奉贈乙册，額定五百戶。

上項優待辦法，二者任擇其一，惟直接向上海廣東路一六一號漫畫漫話社預定者為限。代定無效，郵票通用。

"SCIPECA"

治百咳藥片

A Specific For Cough And Expectoration

有痰必化 無咳不除

有痰必化唯『治百咳』俱此特長

無咳不除唯『治百咳』有斯功效

君患咳乎？不妨試服．

不論新起久患 功效如神

不分男女老幼 咸均相宜

各大藥房各大公司均有出售

詳細說明書函索郎寄

上海華星藥行總經理

中華郵政信箱四四五號

BKS
7192